

天涯芳草

■代江涛 李贝贝

军营新传

非虚构的时鲜故事

天空刚泛出鱼肚白,太阳好像又要下山了。李辉觉得时间如流水匆匆而逝,“这兵还没当够呢,一转眼,五年就过去了”。他一边打着背包一边喃喃自语道。

李辉是黄昏时分接到下山通知的。那时,他一如既往地往饭堂里揉面,忽然被战友用对讲机呼到值班室接电话。

对讲机响了三遍,每响一遍,李辉心里就“咯噔”一下,那根绷了十几天的弦一下子给拽断了。他当即停下两只沾满白面的手,杵在那儿一动不动。直到对讲机第四次响起,他才缓过神来。从饭堂走到值班室,不过百米的距离,他却走了五分钟。

李辉战战兢兢地拿起电话:“队长,您找我……”声音有些沙哑。

“李辉。”话筒那头传来中队长那经过软处理的声音。

“到。”他瞬间感到不妙,低沉的声音无力到只有自己能听到。

“你收拾好东西,提前跟驾驶员说一声,让驾驶员明早送你下山。”

“队长……”他想问下原因,但声音卡在喉咙里,眼睛盯着值班室的大屏幕,画完了一个不规则的圆,随即便传来“嘟嘟嘟”的电话挂断声。

半月前,李辉借去山下领物资的机会准备去敲中队长宿舍的门,玻璃窗上流淌着季节的眼泪,灯光照在上面,有一片支离破碎的光亮。中队长通讯员打开了窗户,探出脑袋说:“队长不在。”接着便去队部办公室找指导员。

“噢,是你呀李辉,快坐。”

“指导员,忙啥呢?”李辉瞥了一眼,看见一地的纸团。

“哎,机关催着要总结。”

李辉这才注意到指导员眼眶发青,心里开始打起“退堂鼓”。

“李辉,有事吗?待会儿我还要到机关开会。”指导员语速加快。

“我……其实……也没什么事,就是顺便来看看您。”李辉搓着双手结结巴巴地说。

指导员有些奇怪地打量着李辉,又问:“山上有什么困难吗?”

“没!”

“那就好。”指导员提公文包消失在营区。

李辉拎起放在走廊里的物资,往肩上一扛就匆匆出发上山,走到一半的路程,他觉得有些懊恼,当兵五年,个性上仍没起色。

歇足了气,李辉再次扛起物资,满脸写着不甘心。进退走留原本就是组织上的事,自己非要多思虑。转念又想,去年留队那几个靠专业和素质立身的老士官,挺了挺胸,一副自信的样子。

他边走边在心中暗想,自己是炊事员,专业兵,干了五年的后勤,炒的菜还被司令员表扬过,年年立功受奖名单里都有他,和战友关系处理得也不错。想着想着,嘴角露出一丝微笑,步子不自觉地变得轻快起来。

战友宁远见接完电话的李辉满面愁容,随即问道:“你咋啦?”

“我要下山了,明儿一早。”

宁远心里如明镜一般,便不继续追问。两人陷入了沉默。过了一会儿,宁远说:“其实,早些回去也好,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待着,八十度的开水喝得人胃疼,还是回去好。”

“李辉,看开点,你又不是没文化,回家干个体做生意,还不照样有前途!”

李辉看了看宁远,目光又回到天涯的尽头,宁远循声远望,那天涯的尽头传来一声:“你不懂!”

“我懂,我咋不懂?可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,咱终究有一天要离开……”

“谁不明白这理儿,就是心里难受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嗨,宁远,我想得通,总不能大伙都留下吧。”

“那是。”宁远点了点头。

“时间不早了,你休息吧,今晚我去站哨。”宁远站起来,想阻拦,想了想,又算了。他觉得李辉今晚一定睡不着。

李辉一走,房子里空气就像凝住了似的,让人窒息。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一下子攫住了宁远的心,在屋里来回踱步,心里空荡荡的。宁远想出去透透气,陪李辉站哨,还可以多聊聊。转念又想,也许李辉此时正想一个人静静地呆着,把这五年的军旅生涯画好好检视一番。他把目光停留在李辉的床上,决定帮李辉收拾下山的行李。

昨晚,下雪了,山上白雪皑皑,所以天格外亮。李辉下哨回到营区,闻到一阵香味,他循香而去,从门缝里看到宁远正在炒蛋炒饭和下饺子。李辉顿时鼻子一酸,推开操作间的门,脱口而出:“宁远兄弟……”

宁远没抬头,只是用手轻轻地拍了拍李辉的肩膀:“兄弟,快去洗漱吧,然后来吃早点。”李辉听出宁远的声音有些颤。

吃完饺子,李辉觉得有一块东西堵在心口,格外不自在,便说道:“宁远,咱们唱支歌吧!”

“唱……啥呢?”

“就唱《当那一天来临》吧!”

“行。”

李辉喊一二三起,两人就一起开唱。开始声音很高,慢慢就低下去了,且不成调,一种说不出的悲壮开始紧紧地缠裹他们。宁远有些忍不住,咧开大嘴哭喊:“停!别唱了!”李辉嘴巴一张一合,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

李辉到底是下山了。他没联系驾驶员接他,一个人带着孤独的行囊漫步在堆满积雪的山路上。他没敢回头望一望,怕自己忍不住跑回去。直到他走到一个可以望见哨所的山嘴上,实在忍不住住了头,他看见孤零零的哨所独自顶着一头白雪……仿佛自己那满头白发的老母亲孤独地在故乡家门口守望。他还看到了宁远,而此时的宁远就像一个黑点定格在那里。李辉举起软软的手臂摇了摇,“再见了!”那声音还没钻出喉咙,就化作两道热泪顺着眼角淌了出来。

天涯的尽头,两行深深的脚印在不断地延伸着,延伸着……

山樵撒了一个谎

■葛朝阳

微纪事

微乎,不是零碎是精粹

山樵和波子夫妻俩转业回到家乡,一起开了一间乡村诊所。

这几日,红眼病流行。山樵在接待了第一个患者后,对波子说:“红眼病有传染性,咱们要做好预防工作。”

波子也是学医出身,做了很多预防,可还是被传染了。

他对山樵说:“诊所正是忙的时候,这可怎么办呀?”

山樵说:“还能怎么样,你赶紧回乡住几天吧,不能再出诊了。”

波子说:“我走了,你根本忙不过来。”

山樵说:“你是给别人治病的,哪能把病传染给别人呢?”

隔天,有人问山樵:“你家波子呢?”

山樵说:“回乡下照顾老娘去了。”

那人说:“你娘怎么了?”

山樵说:“重感冒,恐怕三五天都不会好转。”

那人又说:“这么严重,你还有心思坚持开诊所?”

山樵笑了笑,转身向病人走去。

时间久了,乡亲们都知道,山樵和波子都是从白求恩医学院毕业的军医,他们放弃了在省城大医院工作,一心在家乡为乡亲救死扶伤。

插图 朱凡

“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,你对象白想你了!”班长说着,用力照着小梁就是一个“电炮”。小梁猛地惊醒,犹豫了一下,照着班长回了一个“棉花拳”。

“你小子囊货,使点劲儿!”

“啪!”班长脸上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。

“你小子,还真使劲儿,看我能不能饶了你……”

距离哨所仅剩300米,两人已经没有力气说话,“打斗”也变成了“太极推手”,软绵绵的。只是脚下的路还在延伸,依然那么长,那么长。他们艰难地向前爬去,一米、两米、三米,远远地,看到有人朝这边跑来,摇晃着,渐渐的风雪定格了,两尊冰雕……

经过抢救,小梁活了下来,只是一条腿变成了一根木拐!

数月后,在表彰大会上,小梁和班长的母亲一起上台接受颁奖。当他搀扶着颤巍巍的老人家走上台时,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,很多战友流下了眼泪。

小梁不知道,面前为他颁奖的,就是班长说的那个将军,将军把一等功奖章戴到老妈妈的胸前,又将另一枚一等功奖章戴到他的胸前,一字一顿地说:“我们的哨所是一个英雄的哨所。”说完,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军礼,无语凝噎……

插图 朱凡

新锐故事手

我的“专柜”我做主

作者小记



章康,中部战区炮兵某旅排长
文学主张:写作如紫燕衔泥,黄蜂酿蜜

较量

■章康



乌云黑压压地逼过来,天空飘起稀疏的细雨,夏钢内心蕴藏的能量一触即发。

“预备,跑!”一声令下,他如脱缰的野马,猛地冲了出去,从开始就保持领先优势。

上次武装三公里越野,他惜败给唐剑,一直记在心里,这次他要让大家看看,谁才是连队的第一。

刚开始,唐剑还紧随其后,第六圈的时候,步子明显慢了下来。

“怎么啦,就这样认怂了?”夏钢放慢脚步,转身喊道,得意的眼神流露几分失望。

唐剑似乎被激怒了,朝着天空大喊了一声,拼尽浑身的力气向前冲去。

三圈过后,唐剑终究泄了气的皮球,速度又逐渐慢下来。

最后一圈,夏钢领先唐剑50米,他当然会牢牢地把握住这次机会,一鼓作气,猛地冲向终点。

终点处,夏钢拍了拍唐剑被汗水浸透的迷彩服,心头一紧,又将手移向他的额头,手触电一般缩了回来,瞬间明白了一切,背起唐剑拔腿就往卫生队跑。

替补

■章康



新排长陈宏宇到营里报到时,营长问:“会不会打篮球?”陈排长一直热爱着篮球运动,便使劲地点了点头。

刚好,第二天和兄弟连进行篮球半决赛。营长见大比分领先对手,在第四节比赛的时候,决定派替补队员陈宏宇上场。

陈宏宇自然把看家本领都尽情展示出来,可对对手像胶水一样紧紧地粘着,让他无计可施。他可不想就这样让自己的“第一次”灰溜溜地结束。跑位,穿插,冲抢篮板,终于拿到球,他转身仰投篮,可那篮球在框上转了一圈,又掉了出来。十分钟后,他只有两分进账。

赛后,陈宏宇在篮球场上徘徊着,不知什么时候,营长走到他跟前,对他说:“你有没有发现你在场上那么活跃,有多少人联防你了?”陈宏宇突然明白了什么。

第三天篮球总决赛,陈宏宇按照营长的部署,在赛场上着力吸引“火力”,其他队友抓住时机得分。一场比赛下来,对手都蒙了,怎么半路杀出个程咬金?一个替补打出了首发的含量。

最后,陈宏宇接过队友传来的球,虚晃过对手直接跳投,完成一个压哨三分,稳稳地夺得了篮球赛冠军。

插图 朱凡

故事兵阵

长征

第4717期

年华

■曹慧民

已是岁末,袭上心头的一个箭郁意象,让我决定将这样一个版面呈现给我的读者。

此时,士官李辉正踏着崎岖山路,回望山嘴上的哨所,有人把“孤零零的哨所独自顶着一头白雪”,比作“那已满头白发的老母亲孤独地在故乡家门口守望”;而在那场暴风雪中幸存下来的小梁,大概就是作者的艺术化身。此刻,他早已脱下戎装,却从未停止眺望,目光穿越水泥丛林,穿越大兴安岭重重叠叠的山峦,双眼饱含热泪……

“离离原上草,一岁一枯荣”,而有一种劲草,遍及天涯海角,从不寂寞,从不烦恼,永不枯萎。在南国,它叫老山兰;在大漠,它叫骆驼草;在雪域,它叫格桑花……一簇簇,一丛丛,集合如阵。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它们根扎沃土,叶吐芳华。

诗人惠特曼,把他的《草叶集》当做史诗来写,因为在一个花草通灵,溪流芬芳的世界,诗人创造出了被我们称为伟大的神话人物。对于世界,一叶小草并不比一块岩石渺小。

“难道你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时刻/一线突如其来的神圣之光/猛地落下/把所有这些泡影/时兴和浮华通通击碎……”

现在,那一束光,已然照过来!

插图 朱凡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李班长和小梁巡线归来,突然狂风大作。风旋转地将树叶、石子胡乱卷起来,又砸向地面。紧接着,鹅毛般的雪片又扑过来,一会儿就把两人困在了雪网中央。

班长催促小梁跟着他快跑,不然就可能被掩埋在冰雪里。两人一阵狂奔,在距离哨位5里的地方,雪已经淹没到膝盖,他们只能跪下来,用膝盖一步步小心地在雪面上爬行。

1里地过去了,小梁满脸开出了冰花,用颤巍巍的声音告诉班长,他的膝盖已经不听使唤了。“停!”班长说着,从怀里掏出一个铮亮精致的小铜壶,递过来:“喝一口,暖暖身子,这壶可是个将军送我的。平时我都舍不得给别人看,你小子有造化!”

班长上气不接下气了,还不无炫耀地说:“那天,呼啦啦上来很多人,挨个和战士握手,首长问我想不想家?我紧张得就说了实话,我说‘想!非常想!’”

“首长拍拍我的肩膀说:‘我也想啊,20年前我也在这个山头蹲过,到了冬天,吃的都是白菜土豆。苦啊,同志们,不想家是假的,想家才是真性情,艰苦造就真男儿!’听说我有胃寒病,他就

风雪线

■董斌

送给了我这个,壶里是中草药制的汤,喝了暖胃强身。临走,将军嘱咐我好好干,说等着你立功的消息。”

小梁被这个故事打动,加上一口汤药下肚,浑身有了热气,便说:“要是我也能遇到首长就好了。”

“能,一定能!说不定首长会给你更高的奖赏。”两人聊着,寒冷也似乎被驱散了。

距哨所3里,大约零下25摄氏度,风像是要把天都一股脑地刮下来,即使正常呼吸也要掉过头或用手挡着才顺畅,他们每一次的爬行都要调动全身的力气。小梁说:“班长,你先走吧,我歇歇。”班长说:“不行!只要一歇,你就再

也走不动了。”风很快吞没了他的话音,大地上一片寂静。

“……小梁,有对象了吗?”

“就算吧!”

“她漂亮吗?”

“一般人,可她的文章写得可好了。”

“是啊,小梁,想见到她吧,那咱就更不能停下来。你看,她就在前面等你呢,咱加把劲,早点见到她!”

“嗯!”

为了鼓励小梁,班长突然想唱歌。可两片嘴唇被冻得粘在了一起,刚一张口,就像被撕下一层皮地痛,用手一擦,血红雪白。他心想:我得坚持,我要倒

